

ZHONG HUA SHI SHI

中华世纪

世纪中国



山东人民出版社



中華史詩

李劍古題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华史诗/臧修臣著. —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
2005
ISBN 7-80673-693-X

I. 中... II. 臧... III. 文化史—中国—通俗读物
IV. K203-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64755 号

书 名: 中华史诗
著 者: 臧修臣

责任编辑: 康董康
美术编辑: 赵小明 胡彤亮
装帧设计: 胡彤亮
责任校对: 童 舟
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邮政编码: 050061)
(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网 址: <http://www.hspul.com>
E-mail: hswebs@heinfo.net
销售热线: 0311-88643226/7/8/9
邮购热线: 0311-88443235
传 真: 0311-88643225 87903007
印 刷: 三河市文阁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字 数: 370 千字
印 张: 15.375
版 次: 2005 年 10 月第 1 版
200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2000 册
书 号: ISBN 7-80673-693-X/I · 351

定 价: 6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作者简介：

臧修臣曾用笔名：无心。1955年5月出生，大学文化。祖籍河北南宫市臧家庄。1974年12月入伍，在军队里从战士逐步踏上陆军上校的阶梯。1998年10月转业到地方工作，历任河北省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副院长；中共邢台市委政法委副书记。长期酷爱文史研究与写作，曾发表过上百篇诗歌散文。



前言

《中华史诗》是一部近一万五千多行、五百余页的长篇历史史诗。该史诗以七言排律的诗歌加注释的形式,较全面地、系统地叙述了中华民族的发展通史。填补了中华民族没有一部自己历史史诗的空白,弥补了中国文学史上没有民族史诗的遗憾。

该部《中华史诗》,时间跨度大。从远古的洪荒时期、三皇五帝的原始社会,到夏、商、周奴隶社会,至大清王朝封建制度的灭亡,以及现代对远古时代的考古发现有文字记载以来的近五千年的中华民族的历史变迁。

内容涵概面广。每一个历史时代的兴衰荣辱,更始演变过程中的民族、政治、军事、思想、文化、艺术、宗教、农业、工业、外交等方面的重大历史事件,均有不同程度的高度概括。

文字通俗,言简意赅。该史诗尽量避免了古字和偏僻字的使用,史诗既有文学价值又有历史学术价值,是一部简明的较艺术化了的中国通史,雅俗共赏。

资料来源正统可靠。该史诗以范文澜等先生编著的《中国通史》、白寿彝先生总主编的《中国通史》修订本、《二十四史》、《史记》以及近代考古发现等历史实证资料为基准,编撰雕刻而成。比较客观、公正的尊重了历史事实,是一部非常严肃的文学作品。经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王震中先生审阅,并给予高度评价。

作者

序 之 一

我们需要史诗

王震中

我们需要诗,我们也很需要史诗。在当今快节奏的生活中,诗歌给人以激情,给人遐想,也给人以感悟;而好的史诗在历史的感慨中所包孕的哲理,更能唤起对民族、对国家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读史会使我们或因懒惰或因生计所磨灭的那份志趣重新焕发出青春活力,那种书生意气、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冲动,那种悲天悯人、慷慨世事、心系社稷的情怀,曾几何时简直就是豆蔻年华的写照,然而,我们在吟诵诗歌中,这一切不又悄悄回到了自己的身边?诗歌欣赏是一种享受,而诗歌创作却是高度浓缩的脑力劳动,史诗的创作更是寓史于诗中,没有大手笔是难以胜任的。读了臧修臣先生博大恢宏的《中华史诗》,不能不为如此大手笔而佩服。

写出长篇巨制《中华史诗》的臧先生并非专业的文学和史学工作者,他经历过的是二十四年的军旅生涯和六年的法官、检察官的工作,写诗写史诗是他的业余爱好。为了写史诗,他将范文澜等先生著的《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细读六七遍,也查阅过《史记》、《二十四史》等正史资料,历时三年,牺牲了所有的节假日和休息时间,才写下了这部上自渺茫的远古社会、下迄清朝覆亡、洋洋洒洒万余行的《中华史诗》,弥补了中国没有一部用诗歌做载体、系统叙述中华民族发展历史的史诗的缺憾。而史诗运用七言排律,讲究对仗押韵,实属不易。这种形式与内容的统一,满足了作为史诗的第一要求。

史诗可以说是一部高度精简而艺术化了的通史大纲,因而它

对不同阶段的历史,因其特点的不同,而应有不同的处理方式。难能可贵的是,对于上古史这一大段,因有相当的内容属于神话传说部分,有相当的内容需要用考古发掘所得的成果来说明,史诗对此有相应的反映。比如在讲完远古传说和夏禹史迹时,诗中写到:“远古遥遥无从考/事事茫茫浊又混/大地为镜映祖迹/神话传说疑为真/只道如今子孙多/莫忘华夏老盘根”。说到羿射九日为民除害时,诗中写到:“万古传颂英雄气/莫疑故事真与假,教化后人颇有益”。本来古史传说一方面它有史事的内核,不完全是向壁虚构,另一方面又不能说它就是信史,重建上古史需要以考古学为骨干为框架来进行,史诗的这样处理,既符合近代以来实证史学的精神,又明言有益于教化后人,这是一种不是史学家而却做了史学家应做的工作。当然,史诗中若再多吸取一些考古学成果,特别是近一二十年来的成果,则会更好。《中华史诗》目前发表在《新诗大观》2004年6月刊上的只是东周以前的部分,作者的意图在《中华史诗·序·寻根》中已有表露:“浩瀚中华史,相承万千秋。荡荡时空里,波澜壮阔由。跌荡起伏行,辉煌苦难舟。一脉到如今,世间吾最优。常持明镜观,清吾体上垢。壮吾民族魂,强魄站潮头。华夏后来人,莫把祖宗丢。”这种以史为鉴,激励后人。强烈希望我们中华民族英姿焕发,做新时代的弄潮人的愿望,理应成为读诗的中国人的共勉。

(王震中:著名历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历史学博士,博士生导师。现任该所科研处副处长。主要著作有《中国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

序 之 二

《中华史诗》的文本意义

古 柳

完成上达洪荒下抵清亡的万行巨制《中华史诗》的创作之后，诗家臧修臣说，每一行诗句都是他用心血砌起的一级台阶。历三年之功，以七言排律的格式砌起的这万余级台阶无异是中华文苑一座前无古人的景观。学者王震中认为，一部煌煌的《中华史诗》“可以说是一部高度精简而艺术化了的通史大纲”，更因其“以史为鉴，激励后人”的现实意义而完成了“不是史学家而却做了史学家应做的工作”。

王震中先生是先秦史研究方面的专家，其史学家的缜密和历史审视的视角以及责任感构成了他对《中华史诗》的独特认识。而在认识基础上的文本意义，似乎可以和之形成一个相辅相成、遥相呼应的统一体。这对于我们考察、理解《中华史诗》应该可以提供另一个可资瞻窥的途径。

艾柯在《用诗行编织历史与英雄》中指出：“史诗本是一种文体。虽然人们常把具有历史高度的文学作品称作‘史诗’，但史诗的原义是指用诗行记录下来一个民族草创时期的历史，它与神话、传说密切相关，它在民间一代代口耳相传，它介乎神话与历史之间，历史与文学之间，它是民族精神与民族文化的一条老根。”而龙彼德在《现代史诗的成功实践》中说：“什么是现代史诗？笔者的看法是：对历史进程包括历史事件的抒情把握，民族精神乃至人类精神的意象暗示，它一般采取长诗的形式，由显形层面与隐形层面两部分构成。”《中华史诗》无疑属于一部现代史诗。

和原来意义上史诗不同的是，在时间跨度上，《中华史诗》描

绘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这个时间跨度几乎也是整个人类历史的跨度。(这是其他任何一部史诗都不具备的。)它既有“一个民族草创时期的历史,它与神话、传说密切相关”,(茫茫宇宙中,渺渺一小球。漫漫人类史,悠悠千万秋。……东夷西戎邻北狄,南蛮中姜黄汤屯,冲突四起族结盟,炎黄联战兽身人……《中华史诗》)又挑战了“史诗只能产生在‘一个民族已经从混沌状态中觉醒过来并有力量创造自己的世界’,‘只能产生在‘艺术生产一旦作为艺术生产出现’之前的‘艺术发展的不发达阶段’上”(王德和《史诗简论》)的史诗观。这也是现代史诗创作之所以冠以“现代”的根本点,更是《中华史诗》成功实践的可贵之处。

原生态的史诗分为原始史诗(亦称创世史诗)和英雄史诗两大类。前者出现较早,主要记述一个民族的童年时期对于宇宙形成、人类起源、风物来源以及早期社会生活等的天真幼稚的解释说明;后者的产生较前者为晚,主要反映一个民族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全部社会生活,诸如民族迁徙、与外族征战、民族英雄的光辉业绩等重大的历史事件。但无论创世史诗,还是英雄史诗,无一例外地融入了神化色彩。《伊利亚特》中的阿喀琉斯,《格萨尔王传》中的格萨尔,《苗族史诗》中“铸造日月”的场景等人物与细节,都体现了神话与历史的结合、幻想与现实的结合。而《中华史诗》则完全是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为出发点展开艺术想象和构思,甚至在描述上古时期的作品中也渗透着这种审慎和严肃。以《中华史诗》中“远古遥遥无从考,事事茫茫浊又混,大地为镜映祖迹,神话传说疑为真,只道如今子孙多,莫忘华夏老盘根。”和纳西族史诗《创世纪》中“不辛苦就开不了天,不劳累就辟不了地,要使天地永不摇,一定要把神山造”的诗句相比较,两种审美倾向便清楚而见。在对人物的描写上,《中华史诗》同样秉承着历史的真实原则而创作,这和原生态史诗又有质的不同。《苗族史诗》中关于“昌扎射日月”有这样一段文字:“昌扎一听气消了,大步流星往外跑,

他要去射日月，想射了太阳再吃早饭，射了月亮再吃晚餐。”而在《中华史诗》中也有一段相似的叙述：“……夏朝迷茫无从考，龙山文化物有遗。神话一说夏后羿，弯弓射箭九阳弃。为民除害灭九婴，万古传颂英雄气。莫疑故事真与假，教化后人颇有益……”前者，叙述者的情感在文字之中，而后者的情感则在文字之上、在高处，这也是现代史诗，尤其是《中华史诗》最显著的特点之一。症弦说，一首现代长诗，与其说是记录事件，毋宁说是记录人性的历史和现代人心灵遨游的历程（症弦《现代诗的省思》）。在长达万余行的《中华史诗》中，臧修臣既完成了他记录“人性的历史”的初始任务，更实现了作为一个现代学人的“心灵遨游历程”，而且在使该历程诗化、艺术化的同时，更上升到一个哲思的高度。“为官清廉方存威，为民守治淳善风。人君治国依庶民，刻剥民众奉朝廷。此如己肉充己腹，腹饱己身毙己命……”“能臣耿臣忠臣贤，将和相和心和圣……圣神大帝终归俗，日月空逝武皇空。……李氏先妣皇后圣，女帝辉煌空日月，身后功绩无字铭……”以上是《中华史诗·唐》中的零星诗句，艺术构思和哲思交相辉映，“日、月、空、墨”四个字的拆合蕴藏机锋，而这一切又不是作者凭空的杜撰，可说是无一字无出处，无一处无史实。

据笔者了解，《中华史诗》定稿之后，又有多次改动，这部背依《中华通史》、《二十四史》，根植传统文化的现代史诗，不仅借助已有典籍的历史文献，而且广揽史学界近一二十年的考古成果。《中华史诗》原稿中有这样的诗句：华夏始祖何时寻，五十万年觅宗根。而日前泥河湾考古的最新成果将人类历史推至百万年前，作者速即将诗作更改为“华夏始祖源何时，百万春秋觅宗根”。寥寥数字之变，治学精神可见一斑。

当然，原生态史诗和现代史诗的诞生环境不同，并不能以史实的确凿与否来评价其艺术价值的高下。而《中华史诗》的这一特点却是不容忽视的。

阿尔泰山摩天劈地，
孔雀未曾在它的顶峰栖息，
野兽未曾在它的山腰留下足迹。
沙尔达嘎海茫茫无际，
百川都向它那里汇聚。
海滨是宝石的白头山，
山阳矗立着江格尔的官邸

(《江格尔·第二章》)

舞龙的人沉入民间，
一万里的黄土泪水止住 从疼痛中
松开 地雀雀在崖畔上节日一片

马首蛇身 日月为轮 从尘封中探出黄金的额头
鳞片闪闪 鼓声长成了一搂粗的大树
舞龙的人 沉入民间

(现代史诗《幻河》 马新朝著)

新朝伊始风雨惊
群象虎视危机重
高祖治乱为首任
将门少年帅才英
平灭割据创伟业
旷世奇才国之栋
叱咤风云扭乾坤
智睿勇猛任纵横

(《中华史诗·唐》)

这是从三部史诗中信手拈来的诗句，不难看出其各自的语言特点。原生态史诗是各族人民的集体创作，首先是口头讲唱，后来才用文字记录下来，因而保持着口头语言的自然质朴、生动简洁、

准确有力、长于描述的特点。而现代史诗《幻河》却带给我们另一种语言结构,诗作不再注重事件的叙述,把重点放在事件后面的精神背景之上。较之前二者而言,作为现代史诗的《中华史诗》语言特点更为鲜明,体例也更难驾驭。首先是七言排律、韵脚连贯的诗体,既有传统的峰巅之作可资借鉴之优势,也有中规中矩易受束缚之捆约。臧修臣认为,《中华史诗》之所以选择格律诗这一体例,除了填补史诗韵文格律表现方式上的空白之外,更多的考虑到格律诗是无可争议的中华诗苑瑰宝,史与诗、形式和内容的统一,方能构成《中华史诗》的审美特质。其次,现代史诗既然跳出了原生态史诗集体创作,口传心授的形式,那么自然也跳出了原生态史诗惯常运用的夸张、散文化、重复等表现方式的框架(《荷马史诗》中完全重复和稍加改动的重复近九千行,占全诗的三分之一。史诗《密洛陀》在描写密洛陀时说:“双臂向上顶,两脚踏下缘,顶呀顶,踩呀踩,叫下缘变地,叫上缘变天。密洛陀手加一分力,上缘升高九千丈,密洛陀脚添一分力,下缘下沉三千尺。”这些夸张手法无异增加了史诗的磅礴气势,也凸显了一个民族童年时代,人们渴盼英雄,渴盼战胜自然的心态。《中华史诗》在史实准确的基础上同样构建了精纯严密的语言,这种语言又被作者以现代新格律诗所特有的修辞方式铺排开来。准确而不刻板,丰富而不芜杂,审美而不应合,精致而不雕琢。“黄河长江浪涛涌,奔腾不息势如虹。千难万阻东流去,恸地骇天鬼神惊。波澜壮阔民族史,大唐帝国世界雄。”这是全景式描写。“敬瑭鼓动谋自立,父婿危机买兵心,……重赏将士不领情,庄宗数人勤奋战,身中流矢僵尸横。”这是细节描写。“辽兵牧马打草台,开封洛阳遭摧岌,家破人亡犬无主,茅屋不焚空四壁”这是经典的格律诗情境营造。

现代诗歌理论认为,长诗不再作为叙事的主要载体,而把叙事的任务让位于历史和小说,这也完全符合社会发展和分工的规律性要求。艾略特的长诗《荒原》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整个诗篇笔

墨着力点在于表现西方文化没落与现代人精神生活的衰竭。和《荒原》不同,和原生态史诗不同,作为史诗的《中华史诗》不可能放弃叙事的功能,而作为现代史诗的《中华史诗》,又尽可能多地融入现代诗学元素,使形而上的史实和形而下的思考贯穿全诗,增加了作为一部史诗的凝重感和思辩色彩。“所向无敌成历史,不义之战不义终”。“矛盾激化日日烈,极盛而衰虚象生”。“论道密谈三日久,世人亦老天亦长”。“敬天爱民以为本,清心寡欲即神灵”。“分裂统合因果应,割据统一间缓冲。中华整体不可分,江山破碎一时痛。文化渊源割不断,民族虽异根同宗”。如此种种,几乎每一个朝代,每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的波澜中,都有诗人“心灵遨游”的灵光,这种“自觉意识”较之原生态史诗中的“集体无意识”,无疑有着质的区别。

值得一提的是,《中华史诗》虽然以七言排律的格式为表现形式,但却没有旧体诗中用典生僻、为律易意、艰涩难懂的诟病,因而,我更愿把之归入新格律诗的范畴。

又一个冬天已经来临,用心攀登于臧修臣筑就的万余级诗阶之上,我们承沐着历史阳光的温暖,我们体味着心灵至高处的风景。

作为一部洋洋万言的宏篇巨制,《中华史诗》的意义是本文难以尽数的,即便是在文本意义上的探讨,囿于作者视野也难免贻笑大方。原生态史诗作为史诗的源流,其艺术价值、史学价值已有定论,自不必言,而现代史诗的继承和发展无异也呈现出它特有的光彩。《中华史诗》的文本意义解读也应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在比较中发现,在比较中创新,在比较中感悟,是本文的初衷。

(古柳:河北省邢台市诗人协会副主席、秘书长,《新诗大观》杂志社常务副主编。曾著有诗文集五部,其诗歌《亲近农谚》入选六年制小学语文课本第九册教学用书。)

序 之 三

《中华史诗》感言

赵福寿

早些年读鲁迅先生的《汉文学史纲要》，曾为其评司马迁《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耿耿于怀。自有《诗经》，中国就是诗的国度，可为什么就没有一部善恶偕总、世历斯编又能吟能唱的史诗？这是一个莫大的遗憾。这遗憾凝作心结，确使我陷入怅惘难以自解。感谢诗人古柳，是他介绍我认识臧修臣先生，并有幸拜读臧先生的扛鼎之作《中华史诗》，在快慰中块垒释然。

史诗一词渊于希腊，其传统定义和标准从荷马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引申而来。200多年前，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曾推断说，中国人没有自己的史诗，大概就是基于这样的传统定义和标准。但事实并非如黑格尔所推断。时至20世纪，中国学术界就先后发现了四部中国人的史诗，即藏族的《格萨尔》、蒙古族的《江格尔》、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和汉族的《黑暗传》。美中不足的是，这四部史诗都没有能纵横捭阖，把中华民族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的发展全貌展现出来。《格萨尔》、《江格尔》、《玛纳斯》各领风骚，却只是中华少数民族某一时期英雄的颂歌；《黑暗传》虽然融会了混沌、浪荡子、盘古、女娲、伏羲、炎帝神农氏、黄帝轩辕氏等英雄人物事件和众多历史神话，生动形象地描述了从宇宙混沌到世界形成、人类起源、社会发展的艰难历程，讴歌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精神，却也仅限于中国历史的原始阶段。所以有学者认为《黑暗传》只是汉民族广义上的“神话史诗”。

臧先生的《中华史诗》则不然。第一，它的时间跨度最大，从远古时期三皇五帝的原始社会，到夏、商、周奴隶社会，到清王朝封

建制度灭亡,以七言排律加注释的形式,吟咏了中华民族的史前史和有文字记载以来近五千年的历史变迁。这是它的时间之经。第二,它的内容涵盖面广,每一朝代的兴衰荣辱演变过程中关乎民族、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军事等各个方面的重大历史事件,均有详略适度的叙述和客观公允的评价。这是它的空间之纬。第三,它的史料来源信而有征,是以《史记》而下历代史官编纂的二十五史和范文澜先生的《中国通史》和白寿彝先生总编的《中国通史》修订本为母材,才铸魂炼魄而成风雅颂的。这是它的史学之根。第四,它的文字通俗易懂,自然流畅,遣词造句介乎于阳春下里之间而收雅俗共赏之效,言简意赅中颇显推敲赋比之功。凡有费解或易产生歧义处均有注释的做法,又免却了读者的钩沉考证之劳。就此而言,它是兼具民间口传史诗和文人书面史诗两种文体特征的。这是它的文学之魂。

臧先生自谦说,他既非史学家,又非诗人,仅是一位喜爱文学和历史的学者。他所以要在近三年的业余时间呕心沥血殚精竭虑创作《中华史诗》,只是想用最通俗的语言、最简明的文字来叙述中华民族雄浑悲壮,博大恢宏的历史,证明我们民族的月亮和太阳在历史上的辉煌时期比别人的更圆更亮,希望国人能站在民族历史的平台上鉴古知今,把握现在,展望未来。我相信,当读者用心读完这洋洋万余行的鸿篇巨制后,就会得出一个和我一样的结论,臧先生的创作是空前的,他已经完成了他的初衷。

就国内而言,《格萨尔》、《江格尔》、《玛纳斯》和《黑暗传》都是在民间艺人长期口头传唱,经过反复加工润色的史诗。就国际而言,《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虽在大约公元前八九世纪时已由诗人荷马加工整理,最终形成了完整的情节和统一的风格,但到公元前六世纪期间才用文字写定下来。如果和他们相比,臧先生的《中华史诗》无疑是速成的。这一方面应归功于他拥有大量的母材,另一方面就不能不归功于他用情的专一和诗思的敏捷了。经

朝历代,无数的中国文人皓首穷经,把老祖宗留给我们有数的典籍越读越厚,越读越多,源殊派异,令愚笨如我之后生小子无所适从。臧先生却能别出机杼,提纲挈领,把总计 3700 余卷、数千万言的二十五史浓缩成一部万余行、数万言而又琅琅上口的《中华史诗》。别人怎么想我无从知道,在我是十分佩服的。

《文心雕龙》有言:“然史之为任,乃弥纶一代,负海内之责,而羸是非之尤。秉笔荷担,莫此之劳。”臧先生的《中华史诗》是要表征盛衰,殷鉴兴废的,所以当其发言为诗,舒笔成韵时,就难免少了李白的浪漫恣肆和杜甫的工整严谨。洋洋洒洒一万多行的长诗,要想达到绝句一样的工整和严谨是难以想象的。形式服务于内容,每个诗人在自觉不自觉间都有自己对于诗的做法和看法。我想这或许正是臧先生不斤斤计较于俚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的根本原因。但如果我说臧先生这部史诗已是白璧无瑕,则恐臧先生本人也不会认同。平心而论,它的个别章节资料还能再丰富,取材还能再斟酌,结构还能再完善,诗句还能再推敲,文采也还能再润色的。臧先生曾对我说,目前的《中华史诗》还是他的业余之作,他的志向就是能在退养书斋的将来对这部史诗进行不懈地再斟酌,再完善,再丰富,再推敲,再润色,直到读者满意。有人说,认定一部作品是否是一个民族的史诗,不光要看其文本,还要看其产生的过程和其在该民族中的地位。究其实,每一位诗人都是一个特殊的存在,每一件作品都是一种特殊的思想结晶体。赋诗,只要具备敏锐的、健康的、相应的时代思想和社会意识以及艺术才能,他的诗作就一定不会被正直的诗神所抛弃。事在人为,臧先生的志向应该就是《中华史诗》最终达到“神理共契,政序相参,英华弥缡,万代永耽”的基本条件。敢为天下先的臧先生一定会与时俱进,《中华史诗》也一定会日臻完美。

(赵福寿:《邢台通史》作者,学者。)

目 录

前言	(1)
序之一 我们需要史诗	王震中(1)
序之二 《中华史诗》的文本意义	古 柳(3)
序之三 《中华史诗》感言	赵福寿(9)
序曲 寻根	(1)
第一章 华夏觅宗	(4)
第二章 夏王朝	(12)
第三章 商王朝	(17)
第四章 西周王朝	(22)
第五章 东周列国	(32)
第六章 战国时期	(42)
第七章 大秦王朝	(60)
第八章 西汉王朝	(69)
第九章 东汉王朝	(92)
第十章 三国鼎立—西晋—十六国	(96)
第十一章 东晋和南朝	(119)